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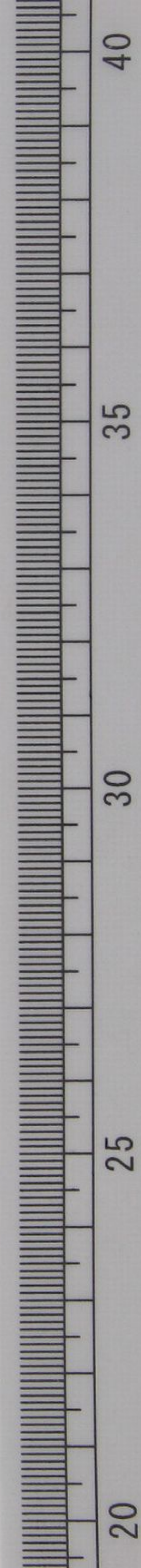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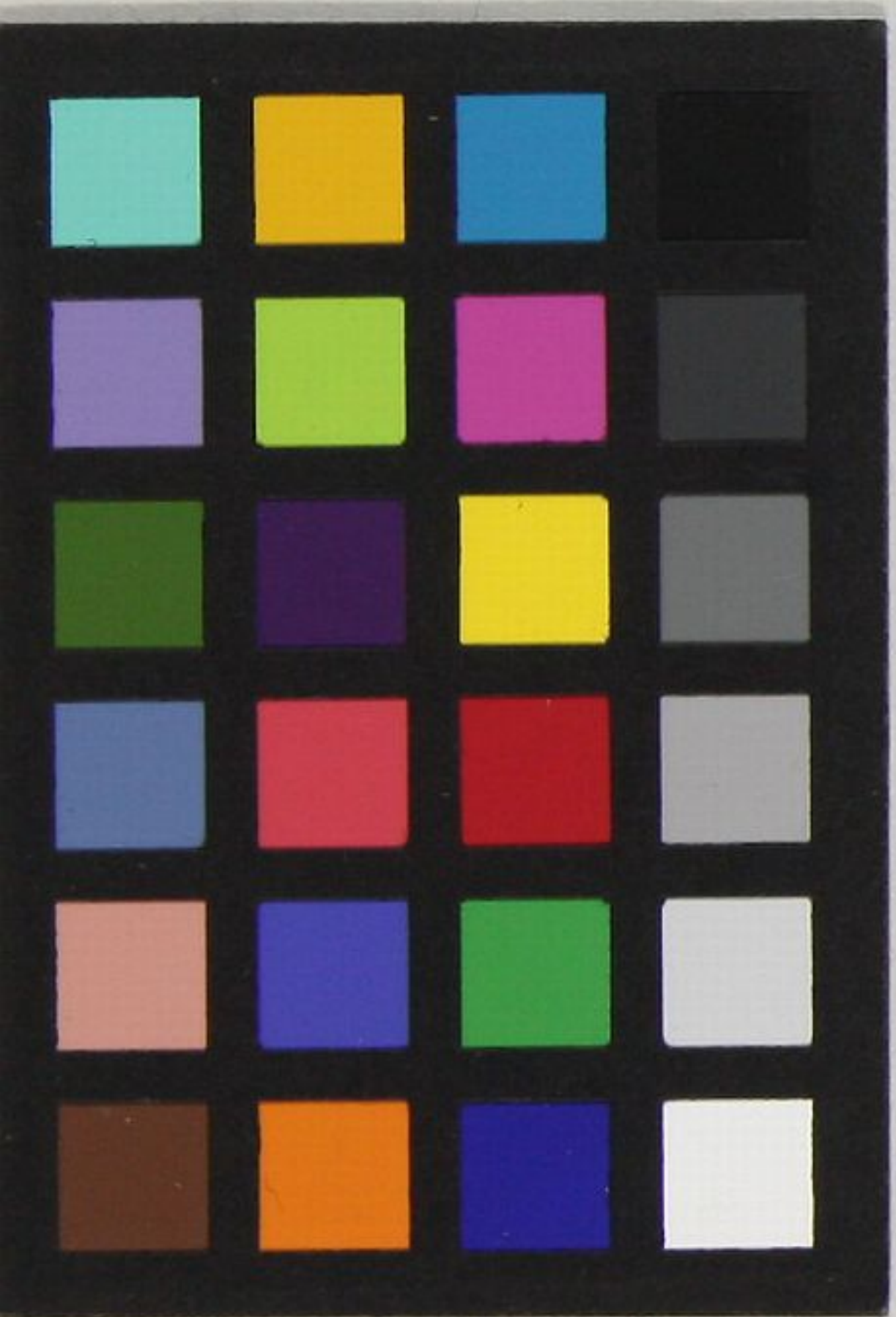
上海槐蔭山房批發

莊子戲妻劈棺全本

侶樵書



代寡婦掘墳
 化身戲嬌妻
 田鳳英劈棺
 搭救骷髏鬼





田鳳英改節劈棺

孟子傳官

孟子傳官

孟子傳官
 田鳳英改節
 劈棺
 外真敬誠

繪圖莊子戲妻房棺全傳

詩曰 作書人傳唱書人

唱與賢良君子聽

戲妻房棺歌一本

消愁解悶長精神

文武賢臣保乾坤

楚國有個蒙邑郡

離城十里一莊村

自從盤古分天地 三皇五帝定乾坤 不表前朝並後代 單講周朝一段因
 村中有个莊員外 廣行善事積陰功 員外名曰莊源世 夫人李氏老安人
 李氏夫人回言答 老爺你且聽知聞 子孫有無皆在命 擺下香案去求神
 安童聽得老爺說 香案園中擺現成 員外邁步將園進 祝告蒼天過往神
 若能得遂弟子願 白馬為牛答謝神 家中所積金銀寶 願濟貧窮千萬人
 此時不是別一位 驚動雲中太白星 只見香烟冲斗斗 撇開雲霧着分明
 他今祝告無別事 為求燒錢化紙人 他今年已四十五 並無香烟後代根
 村中有个莊源世 廣積陰功普濟人 星君聽說忙查看 善惡簿上着分明
 命你打開善惡簿 看他可有後代根 念他源世多行善 伏惟我主聖恩
 善惡簿上已查過 並無莊門接代人 仙仙女兩邊分 仙桃仙果般般有
 星君一聽心歡喜 即往仙宮裡面行 到了百種仙花蕊 奪盡日月秀光華
 宮中有个白蝴蝶 他是混沌初化生 陰靈變化一童身 因見星君前來到
 王母着鸞來看見 當時怒氣自心生 不如命他凡塵去 叫殺蝴蝶聽知聞
 點來點去都點過 蝴蝶童兒代罪人 若還領首往前去 要作紅塵受苦人
 若還不到凡塵去 又恐違了玉帝恩 專好濟貧行善事 可憐缺少化紙人
 村中有个莊源世 萬貫家財無比倫 星君領他朝玉帝 蝴蝶童兒在後跟
 蝶伶聽了死可奈 只得領首下凡塵 命你凡間托生去 小心前往莫消停
 玉皇大帝開金口 仙童你且聽知聞 倘若修行成正果 善惡簿上存你名
 你今到了凡間去 還要修行做善人 倘若修行成正果 覺得懷胎代在身
 忽惹夜間得一兆 夢見仙桃口內吞 一陣疼來疼个死 二陣痛來痛个昏
 十月懷胎娘受苦 穩婆已請到來臨 推下佗兒胡蝶魂 蝶童魂附小兒身
 將將等到交亥刻 恭喜老爺與夫人 員外一聽心歡喜 邁步直進後堂門
 太太生下小公子 白馬為牛辦現成

詩曰 並蒂花開並蒂香

人人夫婦學鴛鴦

世人都說鴛鴦好

可惜鴛鴦情不長

安童香案來排好 顯的點燭把香焚 謝舉神靈身站起 轉身就到上房門
 了環執掌通霄燭 夫婦細看公子身 公子怕的燭光照 兩眼半睜笑吞吞
 到了三朝湯餅會 乳名取了呼長生 親戚朋隣來到喜 員外相留擺酒巡
 不表親朋回家轉 單表莊家員外身 自從生了小公子 格外存心周濟人
 乳娘手抱小公子 美如冠玉貌超群 綉帽紅鞋着羅襪 蝴蝶穿花衣滿身
 孩兒情形說不盡 到了五歲拜先生 紙墨筆硯俱齊備 進了書房拜聖人
 草書楷書多清秀 詩詞歌賦口內吟 親戚隣人無不愛 人人誇讚不絕聲
 不表莊子把書讀 再表田家一段因 齊國有个田員外 田宗二字是他名
 田宗有个同胞妹 自幼出嫁在秦門 秦家姑娘回家轉 一路直奔田家村
 他一直迎到高廳上 大家躬身把禮行 行罷禮時身站定 了髮走上獻香茗
 他已成人並長大 還未與人結成婚 兒媳所生惟一女 又無香烟後代根
 況且源世莊員外 歷年一片好穀名 聽說莊子小公子 此人聰明勝十分
 寫罷之時交賢妹 款待姑娘禮殷勤 酒過數巡方落盞 姑娘辭別到莊村
 秦府太太前來到 安人聽說出來迎 接到高廳見過禮 分賓坐下把話論
 太太見問回言答 尊嚴員外聽原因 我說非是別一個 就是舍弟姓田人
 員外夫婦聽得說 喜在眉頭笑在心 立刻就把親來允 也將八字寫分明
 請了先生把婚合 大喜大利好婚姻 從此兩家偕秦晉 八月初四大禮行
 掛燈結彩多熱鬧 款待親朋擺酒巡 酒過數巡方落盞 各人辭別轉家門
 描金帖上年庚寫 冬月十六吉時辰 兩盤庚帖分明寫 十六個盤擺一行
 兩盤金玉珠花托 紅影參差白與黃 忽聞彩炮聲難斷 禮物齊齊擺畫堂
 家人一式新衣服 早到田家貴賓在 十五田家發妝奩 全銀首飾總成雙
 一切閒言講不盡 且說莊家娶鳳英 掛燈結彩都不論 時辰發轍上路行
 不表田府妝奩話 且說莊家娶鳳英 掛燈結彩都不論 時辰發轍上路行
 一路行程來得快 田府早在面前存 詩曰 月缺有圓圓 人生難得全
 幾般歡樂都齊奏 玉笛瓊簫紫竹笙 伴娘催請田小姐 姑娘賴家不抬身
 請到四回無可奈 夫妻誰百歲 萬事總由天 起身打扮出房門
 田家抱轎身坐下 轎夫便把轎來升

莊子房棺

一路風光不再贊 看看早已到莊村 家人看見新人到 立刻就把炮來升 轎子搭在高廳上 伴娘捧出美新人 滿堂賓客分男女 萬目睜睜看得真
請出貴人莊公子 大紅袍罩在身 二人就把肩來並 男女捧扶兩邊分 雙夕朝外參天地 轉身又拜二雙親 家神祖先都拜過 九叩三躬站起身
夫妻對面來交拜 掌燭送入洞房門 徹帳交杯多完畢 紅線牽巾兩下分 公子就把蓋頭挑 露出花容愛煞人 大小分別都拜了 男賓女眷鬧紛紛
酒闌席散歸家去 公子轉入洞房門 寬衣解帶言無數 驚央枕上義情深 一夜夫妻百夜恩 百夜夫妻似海深 過了滿月新年到 韶華又是一年春
正在歡娛愁又到 一件禍事降臨門 員外得了傷寒病 莊子急急請先生 請到先生把病看 然而學生才學淺 另請高明再細診 莊子聽得先生說 兩眼不住泪紛紛
開了藥方配了藥 先生即便就抽身 回頭又把公子叫 要他把後事辦現成 合家大小哭連聲 不覺又過兩個月 病勢已有十分真 員外自知難得好 他將遺言說几聲
說罷先生回家轉 將言說與老夫人 夫人聽得公子說 合家大小哭連聲 自古道人是無根之草 五閻王來要命就要前行
為父立刻歸西去 不能就擱半時辰 幾句言詞交代你 我兒你且聽知聞 我知職同偕到老 又誰知大限來各自分飛 我只說父子們天長地久 那知道無常到去下兒身 雖今日積金銀家成業就 一霎時壽元終要見閻王
我死後兒必須家財執掌 切莫要沒良心忤逆娘親 我死後兒必須尊敬長上 切莫要起惡心不做好人
我死後三年無改 切莫要沒良心忤逆娘親 我死後兒必須勤把書讀 切莫要偷懶惰不理詩文 但願得你夫妻百年和合 到後來生下了後代香烟
但願得功名成就 到後來入洪門一舉成名 父子們說不盡衷腸之苦 又只見半空中來了金星 奉玉旨南天門缺少土地 因源世多行善缺德他當
領了旨無常刻到 到時辰離七魄出了三魂 如今再要說幾句 空中來了太白星 領了玉旨將他帶 一路就擱半時辰 語言未終絕了氣
嗚呼哀哉命歸陰 一家大小嗷嗷哭 高堂急壞老安人 撞頭散髮哭個死 頓腳捶胸哭個昏 把氣哭得急住了 氣急一命見閻君 員外夫妻歸陰去
急殺年幼小莊生 莊子一見不好了 父母雙亡苦殺人 年幼莊子無見識 殺父哭的二雙親 哭聲嗚嗚何何在 哭聲娘親那方存 因氏急得昏迷了
叫聲蒼天殺了人 公婆雙雙去了世 快叫人去買棺木 買口棺木好殮屍 員外後事前已辦 不料夫人相繼亡 命將後事重來辦 不無又是一番忙 忙罷一番方入殮
棺木雙停在高堂 孝堂收拾多齊整 開喪放吊將棺送 一切言辭難細詳 莊子一番忙太過 偶然得病在牙床 鳳英著急心中苦 叫人去請好醫生 先生來時將脈看
又選好日吉時辰 約方開過先生去 鳳英煎藥叫夫嘗 弟一劑兩劑無中用 田氏心中更著忙 看見夫君病沉重 令人打轎到菴堂 一程來到三義閣
提起羊毫開藥方 雙膝跪地塵埃地 叩頭匍匐訴衷腸 詩曰 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游 為求生死路 乞化度春秋 莊子吃藥見了效
點起臘燭又焚香 請了仙方回家轉 煎好湯藥請夫嘗 田氏心中無限樂 打轎還應到菴堂 莊子夫婦來還愿 尊嚴佛像滿裝金 叩謝神相將身起
合堂神像絕開光 一日三來三日九 未到半月就如常 我若病體不得好 豈不一命見閻王 看破世情都是假 妻才子緣不為良 夫婦雙雙轉回程 務要時刻把心當 若能修行成正果
看看病勢得安康 古來多少西天佛 總欲修行道德長 若能學得長生訣 何等快樂在仙鄉 一心要把仙家學 想個長生不老方 家中事件交代你

回來再度我妻房 鳳英所得夫君說 淚如雨下段肝腸 叫殺夫君休要去 且聽為妻說短長 夫妻本是前身定 如何叫奴守空房 勸君休念神仙境
讀書成名四海揚 若得家成並業就 再去求仙也不妨 莊子不聽妻子勸 一心要離家鄉 到了次日清晨起 桃之夭夭離了庄
哭哭啼啼坐綉房 不表鳳英心中苦 莊子辭別自家門 買路金銀來去下 自然放走你當身 若還沒有銀去下 大王聽說重又怒 細推八卦好京人 原來我兒身有難
跳出囉囉十數人 一字排開來挽住 高聲喝問是何人 若要金銀並珠寶 再表源世在天門 忽惹心驚並肉跳 雲收不見小莊生 報與大王得知聞 大王聽報忙分付
雙膝跪地地埃程 尊般大王聽我說 我是單身行路人 不表莊子身有難 再表源世在天門 飛砂走石到來臨 滿天雲霧騰之起 小的特忙來通報 報與大王得知聞 大王聽報忙分付
定然斬首在營門 莊子急得豪啣哭 唬吊三魂少二魂 不表莊子身有難 再表源世在天門 飛砂走石到來臨 滿天雲霧騰之起 小的特忙來通報 報與大王得知聞 大王聽報忙分付
頃刻之間命不存 我今不去將他救 誰人搭救我兒身 奉命綁出營門外 跌起狂風不見人 自從莊子修行去 孤單獨自守空房 家中並無無人來問 倘若有兒一點意
飛趕回報大王身 啟奏大王不好了 既是妖人去罷了 小兒看守在營門 不表山上強人話 再表鳳英女佳人 別人父母特兒兒 奴家爹娘把兒忘 倘若有兒一點意
大小兒郎殿三軍 古人良言當記得 兒行千里母擔憂 你兒生來尼僧命 生兒之時沒爹娘 別人父母特兒兒 奴家爹娘把兒忘 倘若有兒一點意
爹娘亦不問兒行 勸他同心並合意 夫唱婦隨過時光 鳳英想到悲傷處 自己淒涼泪汪汪 田氏正在心中苦 忽聽樵樓更鼓催 田氏斜倚牙床上
就該早勸我夫君 夫唱婦隨過時光 鳳英想到悲傷處 自己淒涼泪汪汪 田氏正在心中苦 忽聽樵樓更鼓催 田氏斜倚牙床上
解嘆五更唱道情 一更裡怨當初 埋怨當初嫁丈夫 寔指望天長地久為夫婦 夫你在蒲團打坐修行悟 全不想奴家二八青春獨守孤 媒公錯配了姻緣簿 莊子奴的
夫 你去修行不顧奴 奴家為你空耽誤 你在那山林中學道 全不想年幼夫婦 二更裡怨爹娘 埋怨爹娘少主張 將奴撇在浮萍上 當初指望與
夫同偕到老 誰想半路上相拋 寔可傷 將奴獨坐在銷金帳 莊子奴的夫你去修心不顧奴 奴家為你空耽誤 枉與你共枕同牀 又何曾解帶寬衣 五更裡
三更裡 怨公公 埋怨公公不通 酒金橋 為甚麼 李老君 指望殺夫 學些文武藝 誰想他 逐日雲游扮道仙 黃庭萬卷成何用 莊子奴
的夫 你去修行不顧奴 奴家為你空耽誤 恨只恨 李老君 倒把兒夫騙到山中 四更裡怨自己 埋怨自己 命運低 老媒公錯配了 奴夫婿 爹
娘只催同朝革 全不想 家主別離枕邊 那有知心意 莊子夫 你去修心不顧奴 奴家為你空耽誤 枉與你共枕同牀 又何曾解帶寬衣 五更裡
怨蒼天 埋怨蒼天 生我在世間 青春虛度無郎伴 爹娘枉織下綾羅緞 空有珠翠釵環色色鮮 何曾年代在堂前玩 莊子夫 你去修心不顧奴
奴家為你空耽誤 終日裡懶梳雲鬢 又何曾脂粉顏開 思想命運真个苦 淡中滋味長
詩曰 身安茅屋穩 心定菜根香 清閑自得 淡中滋味長
不表鳳英家中話 再表莊子一段因 自身被縛營門外 唬吊三魂少二魂 自知難免刀頭苦 謹閉雙睛不敢睜 忽惹覺得身鬆綁 自己身軀霧裡行
心疑到底生何死 嚇得春風怕殺人 恍惚聽得人言語 我兒你所得知聞 今日救你非別个 是你為父到來臨 你今要往南華去 南華山在面前存
我兒你求師去 為父即刻轉天門 莊子聽得爹分付 拜謝爹救命恩 拜罷之時身站起 對面來了老年人 莊子一見忙作揖 開言便呼老公公
他說南華山不遠 不知南華那方存 起身就把爹參拜 拜謝爹救命恩 拜罷之時身站起 對面來了老年人 莊子一見忙作揖 開言便呼老公公
在下窮途迷路 不知南華那方通 假似誠華有何事 上有豺狼與大蟲 我看即早回家轉 不必苦若到山中 莊子即便回言答 修道之心鐵石同

莊子磨棺

總求公插茶路 好讓弟子上山峰 老爺上前手一指 忽然不見化清風 此人非是別一個 太上老君到來臨 莊子照路向前走 南華山在面前存 誠心誠意將山上 一直來到半山 抬頭看見一大蟒 張牙舞爪好驚人 莊子即便忙跪下 阿彌陀佛念几声 你今將我早吞下 免得山中受苦形 大蟒聽了這三言 莊子仍往山上行 行至前山風聲响 抬頭又見虎來臨 臉似桃花初映日 猶如玉琢粉妝成 看見莊子笑嘻嘻 開口便呼奴情人 少時雙眸睜眼着 不見猛虎面前存 奴家就在前邊住 茅屋三間裡面存 有練千里來相會 今宵共枕與同衾 莊子聽了心不動 開口便罵女妖精 我今要把仙來學 馬肯走入地獄門 美人見說身一變 變作妖魔鬼怪形 他是誠心來學道 非比凡夫不致誠 師尊連方口內稱 莊子你且聽原因 我是修道神仙體 怎與凡人配婚姻 我奉師尊命遠遊 閉目將身來跪下 莊子你且聽原因 你是天宮白蝴蝶 舉刀就要將他殺 後面來了一位童 口呼雙子童如此 我奉師尊命遠遊 閉目將身來跪下 莊子你且聽原因 你是天宮白蝴蝶 莊子見問四言答 總求師父發善心 弟子前來無別事 要學不老得長生 老君聽了忙開口 莊子你且聽原因 你今求我我曉得 一片誠心學道行 我今收你為徒弟 傳你道法南華經 莊子聽了師尊說 方知前生一段因 乃是道德五千言 你且前來聽原因 從此苦學長生法 家中二字付浮雲 從此苦學長生法 刻刻學道在山林 老君傳他經一卷 乃是道德五千言 終日修練十幾載 能與分身可隱形 出神變化般般會 駕霧騰雲色色精 從此莊子得了道 老君開言把話論 開言便把莊子叫 你且前來聽原因 今自命你下山去 不可貪戀在紅塵 倘若紅塵離一事 枉讀經言十幾春 一只下山將人度 二只回看 yourself 南華山下幾百里 駕起雲頭速速行 片刻未見陽關道 荒郊野嶽正當春 春耕布種人烟廣 才了春桑又插田 莊子領命來辭別 樵夫執斧山來下 樵夫執斧山來下 不表莊子心感歎 再表荒郊少女年 雙身其腹如霜白 坐在新坡墓前存 手持白紙香搖扇 連連不住把塚掃 莊子一見真奇異 開言便問女佳人 家住何方並那縣 那個村庄你家門 俗姓其家姓甚 為何在此塚新坟 塚內墓的那一位 從頭直說我知聞 莊子連問十幾遍 娘慢慢說原因 詩曰 夫別陽當許百壽 使奴終日哭無休 不思昔日蘭房愛 拋下紅顏白頭 奴在本鄉本地住 後村即是我家門 公公李姓稱員外 婆婆張氏老安人 沒有姑娘並小叔 單生我夫一個人 名字叫做李廷秀 桂芳二字號來稱 公婆早已先亡故 不幸兒夫又歸陰 夫妻在時多恩愛 情重如山似海深 生前死后真難捨 臨故遺言說奴所 夫妻一世無兒女 奴家塌了半日正 仍於未乾半毫分 叫奴如要重婚配 坟土乾時再嫁人 如今已葬百餘日 坟土未乾半毫分 左思右想无可奈 用扇來搨夫主坟 奴家塌了半日正 仍於未乾半毫分 莊子聽了微微笑 好个貞烈女佳人 虧他生前多恩愛 虧他恩情似海深 我今可把微勞効 不知娘子可能行 娘子聽說稱多謝 深深下拜謝官人 說罷之時開言道 叫聲娘子聽知聞 你今本是多姣女 手軟怎得搨乾坟 一連幾扇搨乾坟 土中水氣都搨盡 即刻墳上起灰塵 婦人一見忙叩謝 費了官人多少神 雙手將扇來遞上 莊子接在手巾存 口中忙把直法念 一連幾扇搨乾坟 娘子你且聽原因 請我實負我不要 此扇可送我當身 娘子聽了行行 奴家無物來相謝 拔下金釵送你身 莊子即便回言道 娘子你且聽原因 請我實負我不要 此扇可送我當身 娘子聽了行行

復氏也就回家轉 另行擇配嫁他人 此事後書與交代 單表莊子在路行 一頭走來一頭想 世間真正不公平 走得快時想得快 不覺來到小莊村 村中景象微更改 多少兒郎放風箏 兒童相見不相識 爭上前來問其人 莊子即便回言答 我是當年小莊生 出門過了十幾載 免重聽說爭相報 家人得信出來迎 田氏接到高處上 潤言便呼我夫君 恨君一去十幾載 不念妻兒受苦辛 甚風吹你回家轉 想必道法十分精 莊子便把妻子叫 我妻你且聽原因 雖道道法無大用 看破人間冷眼情 賢妻你且把飯備 卑人覺得腹中飢 田氏聞言我曉得 你去修煉十幾載 家中事件付浮雲 廚中辦畢堂前擺 春種秋收靠何人 且喜今日回家轉 百般事件你休愁 我夫妻你且聽原因 你去修煉十幾載 家中事件付浮雲 雖有良田千百畝 有甚風聲與你聞 妻兒今在墓塚處 妻兒死說分明 莊子即便回言答 賢妻你且聽原因 你去修煉十幾載 家中事件付浮雲 那件事兒做錯了 路見一事甚新聞 見一少婦塚前生 手持此扇搨新坟 卑人見了將他問 他把我說說我聽 他夫臨死遺言在 叫他不必再重婚 我從南華回家轉 墳上乾時再嫁人 此女性急真難守 百日之時去搨坟 看扇搨了半月整 墳上何曾乾半分 卑人只得來幫助 取他扇子替他身 若還定要重婚嫁 他取金釵謝卑人 我想毀壞無用處 妻兒也可配他人 如此不賢天下少 枉在人間活現形 鳳英聽說重重怒 婦女世間賢不等 何能總是一般行 倘能你推三五載 也有莊子一片心 鳳英即便回言答 夫若你且聽原因 自小爹娘教訓我 三從四德禮能明 好馬不把雙鞍配 倘若一時行錯了 萬古傳流落罵名 非是奴家誇大口 九烈三貞照樣行 難道丈夫身一死 即刻就變兩條心 惟有男子心腸很 才死妻兒即娶親 一場晦氣燒了罷 免得夫君挂在心 我夫今日回家轉 說此言辭大不該 將他袖扇奪了去 雙手扯得碎紛紛 扯碎扇子折斷骨 送進鍋堂裡面存 一場晦氣燒了罷 免得夫君挂在心 光陰易過催人老 不覺個月有餘零 偶然莊子得了病 日輕夜重不安寧 即刻去把先生請 請到先生把脈診 詩曰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難逃脫 暮朝幸苦是何緣 先生診脈將言說 十分病勢了不成 開了藥方配了藥 先生辭別轉家門 莊子病體沉重 服下參苓總不靈 鳳英急得嚔啾哭 兩行珠泪落紛紛 日前我夫回家轉 不祥言語說幾聲 千不諱來萬不諱 不期諷到奴當身 莊子即便回言答 賢妻你且聽原因 我病體今難好 朝夕之間命不全 可嘆可嘆真可嘆 可嘆扇子進鍋堂 若還此扇留住了 我妻好去搨坟堂 鳳英聽說這句話 肉跳心驚兩行 我夫休要長記念 保重身體諒無妨 你妻非是無知女 畧說三綱並五常 妾身願在天前死 黃泉路上等夫郎 莊子昏迷聽得說 我妻真正是賢良 既然你能慕貞潔 名垂千古有人揚 我死也能將目閉 累你賢妻守空房 說罷之時閉了目 嗚呼哀哉把命亡 渺渺三魂歸地府 悠悠七魄見閻王 鳳英一見魂飛散 放聲大哭斷肝腸 你今把奴何方去 哭殺夫來叫殺郎 黃泉路上等夫郎 誰知大禍由天降 正到歡娛命又亡 田氏哭到傷心處 驚動左隣右舍人 幫辦及於並棺柩 寅時入殮在高堂 只說夫君回家轉 一家歡聚樂安康 誰知大禍由天降 正到歡娛命又亡 田氏哭到傷心處 驚動左隣右舍人 幫辦及於並棺柩 寅時入殮在高堂 鳳英重孝渾身白 守七朝朝哭夫郎 七七齋醮說不盡 追薦亡魂到西方 日日哭到黃昏後 夜夜哭到天光 不表田氏悲傷苦 再表莊子感妻房 文字頭上添三字 傳成十字唱莊郎 叙莊子他本是神仙之體 可分身可隱形可變容顏 他死後魂到了南華山去 參過了仙師父來住南華 莊子房棺

莊子房棺

他的師代領他朝見玉帝
我可以度他來同煉金丹
一箇是貌堂堂王孫公子
一個是身穿着布服元青
一個是手中持着播紙扇
一箇是莊莊先生家住那方
他家中惟有那少年妻子
將吉服換去了好去哀喪
你說是楚國中有一公子
煩管家報一報好進孝堂
桌案上擺下了三牲祭禮
但願你在左右細聽哀腸
哭罷了拜四拜將身站起
那公子便說是有話相商
詩曰 不是冤家不聚頭
不知道貴公子今日駕到
等孝滿百日後仍回家鄉
在舍間一切事惟恐簡慢
備辦了飯和菜又備酒漿
只套書並非是尋常書畫
再表那守節的田氏婆娘
每日悶對王孫眉來眼去
暗地裡把蒼頭叫進香房
老蒼頭聽得說搖頭回答
就相你只油頭梳得光光
最可人一點點櫻桃小口

受勅封登仙籍自在逍遙
將此言真過了老君師父
一個是老蒼頭後面跟隨
一個是足下登烏靴粉底
一個是肩上行李衣袋
自稱是楚國中王孫公子
他棺柩在屋裡尚未曾埋
老蒼頭取出了白綾素被
特的來與先生有事相商
那家人聽此言袖身便走
一對燭點好了又點裏香
可憐你死得苦壽元不大
有家中把祭禮收過西廂
天地間惟有那師生情重
冤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死後無情義 錯把生前恩愛句
未遠遊失了禮休記心中
不知道我師娘可能依允
那公子回答說叨擾不妨
叫家人送進了書房裡面
是莊子遺留的道德文章
他見了那公子風流儒雅
那王孫毫不理仍舊如常
我有言問到你真情實我
我主人只一世難有妻房
你真是不是脂朱唇可愛
糯米銀牙齒齙過水晶

在南華頓想起家中妻子
駕祥雲來得快望見家門
一個是頭戴紫雲金冠子
一個是足下登布襪棕鞋
一個是在前邊緩緩行走
特前來與先生講論文才
那前邊白粉牆裏漆門內
代王孫換去了吉服衣裳
我與他幾年來師徒情重
報知了他主母鳳英娘
那公子在哭前雙膝跪下
可憐你別下了年幼妻房
那公子叫家人去請主母
豈有個到府上不拜師娘
冤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死後無情義 錯把生前恩愛句
那公子所得說連稱不敢
望師娘如我願了我心腸
站起身行一禮只稱告別
那公子並蒼頭適口充腸
五千言南華經和盤托出
面如粉唇似珠氣度軒昂
一日三三九將有半月
這銀子把你去自買酒漿
非是我老奴才背後亂講
你真是不是粉面白如霜
既不長又不矮真正好着

我臨終聽他言令我心酸
離莊村半里路雲頭落下
一個是變得來皂帽低垂
一個是世無雙風流俊俏
一個是在後面緊緊跟隨
有孩童見他問問言便說
就是他住家處你莫疑猜
來到了莊莊先生家門首
誰料得他已死去見聞王
田鳳英聽得說開言叫請
拜四拜不由的大放悲聲
我心中情願的將你孝守
就說是楚王孫要見師娘

他如果真能個女慕貞潔
將身變做了兩個形骸
一個是身川着紫袍綉代
一個是將七旬年邁人才
一個是上村來開言便問
莊先生前月裡一病身亡
那公子叫蒼頭忙拿素服
叫家人忙通報與師娘
我只得備祭禮前來祭奠
請進了那公子到了孝堂
但願你真魂靈隨風早降
過百日孝守滿再回家鄉
田鳳英聽得說將言推托
行罷禮坐下了略叙家常
我總要代先生守孝百日
貴公子住百日只也何妨
田鳳英到廚中忙備晚飯
田鳳英捧出了一套書囊
且不表王孫主僕兩位
就要想暗地裡偷香
到晚間瞞着了王孫公子
可曾有美妾妻共枕同床
倘若是能有个如你模樣
鳳凰眼斜睨開秋水有光
老蒼頭哈哈笑說我去了

恐怕我小主人要吃茶湯
老蒼頭哈哈笑鼻子一嗅
可憐你如花玉獨守空房
怕只怕有傍人說長道短
也未嘗當人面拜列門牆
他若是不棄嫌能以應允
尊一聲賢師母話要商量
田鳳英所罷時聞言便說
只件事我去說自有主張
惟願他聽此言歡喜依允
猛聽得推樓上更鼓初忙
自幼兒在家中成人長大
別下了我夫妻苦段肝腸
我勸你一番言全然不聽
詩曰 生前個個說恩深
奴只得守孤燈好不傷悲
誰知道未幾日忽然得病
見莊子在堂前走進房中
說罷了只見他身化蝴蝶
無奈我身死主作事胡塗
天明亮數聲紛紛淚落
謝日月謝三光並謝諸神

田鳳英聽得是他更好
走上前叫一聲我的師娘
怪不得心兒裡胡思亂想
門弟子怎能個婚配師娘
我村中況且是人烟稀少
奴一心願與他捐被鋪床
我公子年雖小見識到廣
成不成都在你善到其祥
說罷言老蒼頭袖身便走
成就了二人地久天長
想起了莊子夫拋奴太苦
拋別下爹和母嫁了夫郎
二更裡歎夫君兩泪淋漓
竟公然離了家前去修行
死後人入欲搗衣 畫龍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三更裡歎莊子泪珠双流
請良醫來診脈服藥不靈
叫一殺好賢妻有果你了
轉五更驚醒了田氏家龍
奴只得負前夫重婚改嫁
不知那小孫可能允承
我只得對明鏡先把妝正

不由的笑顏開喜在心稍
叫老奴回頭轉有何話講
要與我小主人配做鸞皇
田鳳英所此言心中思想
那怕他在外邊說短道長
你若能將奴情善為遠道
怕的是我公子不敢承當
奴在此等候你好信來報
再表那田鳳英獨坐香房
由黃昏等候到銀燭掌上
不免的將心事細數一番
結髮的天妻們情如山重
在家中一切事要實調停

走上前把蒼頭一把扯住
我看你到前肌膚生香
你容貌真可其天仙模樣
叫蒼頭你聽我細說衷腸
怕只怕你公子嫌奴貌醜
奴包你衣食一世安康
他從來無禮事並不肯做
只要你體貼我獨自淒涼
專指望老蒼頭將言細說
並未見來回信心內惶惶
一更裡歎夫郎眼淚汪汪
寔指望同偕老侍奉高堂
你因何陡起了求仙之念

代笑顏罵奴才說其荒唐
莊先生心腸很將你拋下
我主人也可稱蓋世無雙
你主人與我夫不過空約
恐難以高攀他匹配鴛鴦
老蒼頭所罷言開言便說
只怕他情性乖難以相強
老蒼頭微微笑點頭稱是
若允了擇吉日便好成親
沒奈何別銀燭前思後想
想起了心中苦好不淒涼
有誰知翁和姑把命早喪
全不念海樣深夫妻恩情

恨心腸將奴家一人丟下
料可以在家中同度春秋
四更裡歎莊生睡正朦朧
只事兒老蒼頭可做媒翁
我若是重婚配知難對你
免得我終日裡形影孤单
倘若能佳公子甘心依允
一連過了兩三日 不見蒼頭把信傳
前日托你那件事 未知你主可依從
蒼頭便乃回言答 叫殺娘子聽元因
我主娘子行大禮 未免心內不安寧
聘禮筵席都未辦 此事終久恐難成

越思越發恨 鳳英急得泪連連
蒼頭便乃回言答 不成不成不得成
我主愛的美貌女 娘子容貌不必言
二來莊子有道德 他與娘子恩愛深

鳳英一聽痴呆了 未拜司徒亦不問
我主才學萬不及 恐怕娘子不稱心

三來行季都未代 空手兩手到來臨

三來行季都未代 空手兩手到來臨

三來行季都未代 空手兩手到來臨

三來行季都未代 空手兩手到來臨

三來行季都未代 空手兩手到來臨

三來行季都未代 空手兩手到來臨

三來行季都未代 空手兩手到來臨

田氏說道這三件 王孫不必挂心懷 各樣用度都有我 一担總是我身當 棺材不是生根的 還有一間破空房 喚蕭莊那兒幾人 抬他空房暗裡藏
二件先夫名雖好 有甚道德在那方 自古人在人情在 人不在時兩撇開 先夫無道歸家轉 况且又是楚王孫 奴家一見田宗女 門當戶對結為婚
三件聘禮酒席費 不是我王自操心 不要你王自操心 奴家積聚私房在 黃金二千兩現成 送與王孫做衣服 王孫見了黃金子 只得依從婆娘身
揀日不如撞日好 今日就是好良辰 脫去孝服換衣衫 臉塗粉粉白如玉 口點胭脂似雲 金珠首飾滿頭代 渾身上下換衣衫 鳳英裝成玉女形 攜手相攜入洞房
歡天喜地把衣脫 莊子抬到破屋中 再說打掃洞房內 一表人才真好者 夫妻雙雙把禮行 寸步難動又難行 登時倒在榻板上 鳳英這理問原因 鳳英這理問原因 鳳英這理問原因 鳳英這理問原因
七手八脚來幫襯 好似天仙下凡塵 一表人才真好者 夫妻雙雙把禮行 寸步難動又難行 登時倒在榻板上 鳳英這理問原因 鳳英這理問原因 鳳英這理問原因 鳳英這理問原因
雙雙立在花燭下 喜極逢憂恨殺人 連問王孫不開口 口吐白沫命歸陰 蒼頭唬得無話說 只有方立刻靈 醫官金殿把本申 奏上楚王取旨意 打開牢門吊罪人 取他幾名死囚犯
正欲歡娛愁又到 叫聲夫君了不成 此病平日問或發 或一年來或二春 此病發起無約治 只有方立刻靈 醫官金殿把本申 奏上楚王取旨意 打開牢門吊罪人 取他幾名死囚犯
向前一把來抱住 叫聲夫君了不成 此病平日問或發 或一年來或二春 此病發起無約治 只有方立刻靈 醫官金殿把本申 奏上楚王取旨意 打開牢門吊罪人 取他幾名死囚犯
蒼頭回言稱曉得 生人腦髓熱酒沖 此方吃下止疼痛 即時全愈保太平 每到王孫發了病 醫官金殿把本申 奏上楚王取旨意 打開牢門吊罪人 取他幾名死囚犯
太醫院傳奇方子 生人腦髓熱酒沖 此方吃下止疼痛 即時全愈保太平 每到王孫發了病 醫官金殿把本申 奏上楚王取旨意 打開牢門吊罪人 取他幾名死囚犯
詩曰 俊俏孤孀別樣好 王孫有意更相挑 一鞍一馬誰人語 今夜思將快塔招 生人腦髓本難尋 未知死人可用得 何不劈開取他用 我與王孫為夫婦 左手擎著大板斧 只聽莊生歎口氣 莊子摸燈房內走 登時放胆將言說 想你想日多思愛 一心疼愛我當身 我作貪生怕死人 謝天謝地謝神明 開棺見喜好喜臨 說出根由與我聽 婆娘回說有道理 棺材搬到後房存 莊子又把話來問

你今一人守閨門 為何燈下擺筵席 雙雙杯著面前存 娘子又把話來對 叫聲夫君聽原因 聽見你今魂靈轉 安排筵席等夫君 婆娘一回答
莊子冷笑兩三聲 既是你的好意思 快快暖酒與我吃 雙手捧起碧玉盞 放開大量飲杯巡 一連吃得醉重 莊子又題詩四句 一寫得甚分明 向道者婆娘心 不知何方那裡人 一人不見影無踪 不能學道與修行 懸梁自縊一條繩 並死燒錢化紙人 莊子想了多一回
甜言蜜語哄殺人 你愛之時我不愛 若重與你做夫妻 怕你劈破天靈蓋 婆娘見了詩四句 滿面羞慚不似戲 莊子又題詩四句 一寫得甚分明 向道者婆娘心 不知何方那裡人 一人不見影無踪 不能學道與修行 懸梁自縊一條繩 並死燒錢化紙人 莊子想了多一回
見了新人忘舊人 急把棺蓋用斧劈 如何等得榻乾乾 莊生又用手一指 叫聲娘子你看人 你看外面人兩個 莊子主僕都不見 該因娘子難脫體 不能學道與修行 懸梁自縊一條繩 並死燒錢化紙人 莊子想了多一回
看見蒼頭與王孫 二人低頭朝裡走 婆娘唬得汗淋漓 轉身不見莊生面 再回不見楚王孫 莊子主僕都不見 該因娘子難脫體 不能學道與修行 懸梁自縊一條繩 並死燒錢化紙人 莊子想了多一回
叫人心下不分明 婆娘歎息多一會 自覺無顏沒精神 今日陽間死我分 明日地府做鬼魂 腰間解下綠羅帶 懸梁自縊一條繩 並死燒錢化紙人 莊子想了多一回
奈因凡體難脫身 莊子看見娘子死 將他放在地埃塵 就擊劈破棺一口 盛了田氏女佳人 田氏一死首尾結 莊子飄游四方去
登時一命見閻君 房屋棺材都化盡 化毀莊門無影形 只有南華經三卷 萬古流傳到如今 莊子飄游四方去
瓦盆打破把火焚 詩曰 夫妻百夜有何恩 見了新人忘舊人 甫得蓋棺遭斧劈 如何等待榻乾乾 渾身上下看得真 此人並非迷失路 立刻念動真言咒 若還要少一樣物 要麼殘生不能
路途之中出奇聞 未知死來未知生 莊子即便開言問 有叫無應不叫聲 從頭至尾細細看 只得度他命殘生 若還要少一樣物 要麼殘生不能
看他途中來睡下 路過強人把命坑 好好還我包袱拿 何故傷我命殘生 若還原物交還我 一筆勾消總不論 口中不住冤柱叫 知縣老爺听得真
起身不問別一個 扯住莊子要衣衫 縣尊不是別一個 乃是栢藍道士身 知縣正才來放告 遇見客人把冤伸 口中不住冤柱叫 知縣老爺听得真
話言未了人來了 來了藍花縣一尊 縣尊不是別一個 乃是栢藍道士身 知縣正才來放告 遇見客人把冤伸 口中不住冤柱叫 知縣老爺听得真
忙叫衙役將人帶 代到本縣問分明 話說衙役稟道老爺人犯代上來了 貧道見老爺稽首而坐 老爺便問你這道士見本縣為何不跪 貧道乃出家之人 稽首
為尊稽首頓首天長地久好個天長地久 那傍有坐告坐你及為何不跪 啟太爺那有原告跪著之禮 他乃出家之人 稽首為尊 可以坐你快快跪下 還是在家人告
出家人還是出家人 啟老爺在家人告出家人 告他何事 老爺听着 小人姓張名字從 湖廣長沙縣裡人 奉了爹娘父母命 在外貿易過光陰
行至本郡荒郊地 遇口道徒是強人 包袱行囊搶去了 還要小的命殘生 他的財物人盜去 反說貧道搶他身 他乃荒郊咕嚕鬼 大護道法有影形
莊子即便回言答 縣主老爺口內稱 貧道既已出家了 出家豈愛寶和珍 老爺依了貧道法 倘無白骨罪非輕 果然一時並三刻 白骨咕嚕不見人
太爺如若不肯信 只用柳條杖一根 再用凉水一杯一盞 叫他化為白骨形 老爺依了貧道法 倘無白骨罪非輕 果然一時並三刻 白骨咕嚕不見人
可歎人心有不足 有了布衣想細衣 綾羅緞匹無其數 又想身榮把人欺 打點七品做知縣 反說道人把你欺 陰陽寶扇搨一搨 你看白骨滿天飛
始皇若把江山讓 心內還想上天庭 上天庭兜來搭起 九霄雲內恨天低 老爺立刻開言問 問他其中短與長
相藍一見忙離位 唬得渾身汗淋漓 莫非冤家作了對 七品知縣命有虧 老爺立刻開言問 問他其中短與長
知縣說你這道長莫非為我眾民而來 此人乃湖廣長沙人 領了爹娘之命 在外貿易 你怎將他屍骨搨化 莊子說只因 前世殺人欠了命 他今世也被賊人
殺死過着貧道那有見死不救之理 是我用陰陽寶扇將他救活 反以我為賊 只一搨免了他刀折分尸 如今也得了好處 只要大護法肯捨捨什麼捨口棺材收

莊子劈棺

險他的屍骨將他埋在大路旁邊上 加茅蓬蓋用石碑一塊上刻咕嚕二字原郡有人尋到屍棺將他代回終歸故土長班過來收殮

老爺即便開言道 叫声道長聽元因 不在鄉間來募化 化到本縣大堂中 莊子便乃回言答 叫声縣主聽元因 不化東來不化西 只化一只白公雞

連毛稱來二斤一 任我來來儘我吃 兩口吃在我肚裡 歸去來化歸去來 二人穿著一雙鞋 活的背著死的走 死的反把活的理 捨了罷來捨了罷

免得貧道常挂 捨也是你大造化 不捨你也造化大 道長說話好奇才 藍花縣內度我來 搖搖頭來將門掩 手捧手兒二堂來 走上前來將師拜

望師與我講說開 貴縣因何跪二堂 好叫莊子著了忙 隨你一定去修煉 怕你難捨一滿門 酒色財氣四堵牆 多少名人裡面藏 夏桀沈酒江山敗

商紂宮中戀紅妝 孟堂取才將位讓 荆軻氣沖把命亡 有人跳出塔兒外 便是長生不老方 拜別知縣往外走 我送師父出宅門

你送師父出門後 采那送請問師父家住何處家住鐵瓦山鐵瓦殿常與妖魔大戰妖魔來尋我 我與他不見是我 我真是我 你若尋我我不躲 你來就我

我就來二次三番度的是你你也不相干 詩曰 道書法語妙無窮 柏蓋思量在腹中 今日隨師拋塵去 他年功滿列天宮

出得宅門用目瞧 陣陣仙風拂面飄 莫非神仙來到此 指引修仙路一條 莊子即便去東帖 丟與柏蓋看從頭 風風風來火火火 風火二字最難躲

柏蓋解得其中意 除非風火不鎖關 師父丟下詩几句 叫我隨時上南華 本縣知道打你們 家丁答應他去了 黎民難解我蹊蹺 出得宅門用目瞧 富了又貧貧又富

多只三天並五日 遲至十日回衙門 不許交頭並接耳 粉底朝靴兩開交 人生百事有天羅 莫把心机用太過 行惡之人牢中生 行善之人念弥陀

頭上取下烏紗帽 身上脫下紫羅袍 七品玉帶忙解了 却是人問一洞天 我今勸你休行惡 望代弟子去學道 師父丟下詩幾句 你將包袱來背好

假裝莊生將他扯 隨我師父上天曹 莫說世間無報應 十年前後看如何 一見師父忙跪倒 願同師父上天台 回頭便把徒弟叫 為師迷失路一條

良心自有良心報 奸巧反被奸巧謀 柏蓋趕我快如梳 莊子便乃回言道 吹口仙氣把山照 散文親坑沒處跑 上搭懸木橋一座 你看那橋旁不勞

行步舉目抬頭看 望代弟子去學道 那知仙家妙法高 走上前來把師叫 教文親坑沒處跑 上搭懸木橋一座 莫說師徒能行走 就是鳥雀飛不逃

世人貪戀紅塵好 道才紅日把山照 即時黑暗不見了 不願修行去學道 如此弟子不願去 不願修行學道人 為望師父行方便 放我弟子下山林

只怕跌下命難逃 看橋把我心悔了 除的此路沒處尋 如此弟子不願去 不願修行學道人 為望師父行方便 放我弟子下山林

不行也從此路行 若要同我去修煉 除的此路沒處尋 如此弟子不願去 不願修行學道人 為望師父行方便 放我弟子下山林

柏蓋你說要我放你回去 惟恐你要轉來我 便不收了 弟子難道命也逃不出來 那望轉來好的 你將包袱放下便了

拜別師父下山逃 七品知縣又還朝 莊子念動真言咒 神虎吞去柏蓋體 脫去凡胎上天朝 柏蓋昏迷不知道 只見鳥鴉站樹頭 先前沒有紅日照

如今雀鳥鬧吵吵 柏蓋如何又回轉 為何不去去回朝 弟子遇見一隻虎 吞在肚內難脫身 為望師父來搭救 指條明路去逃生 莊子即便開言問

那虎吞去你凡體 脫去凡體上天庭 如今你可登仙界 雲鞋川起架祥雲 師徒二人登仙界 終身不在凡間存 游到函谷關前地 遇見老子師父身

相隨學道成仙去 萬古留傳到如今 編成寶書一部 好賢君子聽一聽 要接下部多熱鬧 再看下部八仙緣 八仙大鬧盧林庄 搶奪招親鬧不清

後來萬仙多開寶 要在何府去成親 後來眾仙歸天界 各歸本位謝天庭 完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400
2814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